

玉
蝉
花
丛
书

守望



刘学刚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守望

刘学刚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 / 刘学刚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6

(玉蝉花丛书)

ISBN 978-7-104-02761-4

I. ①守...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7012 号

守 望

刘学刚 著

策 划: 李鸣春

责任编辑: 左灿丽

美术编辑: 李宏连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300

字 数: 5000 千

版 次: 2008 年 7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761-4

定 价: 460.00 元 (全 2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自序

我的写作姿势

2006年夏天，我的母亲走了。入秋，我有白头发了。宛如秋风里的芦花。如果一根一根的白发连结起来，就是一条通往母亲的道路，我愿。

我还有父亲呢！还有刚刚上小学的女儿，还有许多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还有我的文字。

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梦想着，成为李白成为苏轼成为拜伦。1988年，《散文诗》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作品《静夜》。一个美丽的开始。2003年，我重新写作了，鲥鱼一样，执拗地上溯，返回着自己的故乡，精神的栖息地。母亲，是我永远的故乡。

我写作，我想让母亲为我骄傲。我想让别人这样夸我母亲，她生了一个好儿子，她的儿子能教书，还会写文章。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她才62岁，生前没过一天安生日子。

我从中学的诗歌起步，在散文的框架里，渗透着诗性的一些特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边缘性的写作，文字力求唯美，空灵，高蹈，抒情。母亲病了，我从一种虚幻状态中挣扎出来，回到自身，回到生活的细部，文字也渐趋平静，在冷静和内敛中，延伸着表达的空间。平静出散文。从诗意的呈现到真实的纪录，母亲的病，疼在一个人的心和文字上。

我的这本散文集，它保存了我的稚嫩和浅薄，我对文字硬度的损伤；同时，也纪录了我的思考和探求，我对生活的深度介入。



我觉得，生活远比写作要丰富和多元。拥抱真实的生活，远远胜过抒写一些可能深刻的文字。在母亲生病的日子里，陪她吃一顿饭，唠两句家常，我比任何时候都有成就感。我甚至觉得，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成就，就在于无限可能地延长和亲人相聚的时光。如果能够，我愿意做一个农夫，像伺候土地一样，守着我的父母，老去。

生命的质量，决定着散文的品质。散文是离人生最近的文体。近年的写作，我努力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自觉：真实地纪录生活，而不是生动地再现生活。散文具有开阔、明朗的独立形态，它的本色是生命的质朴和心灵的真诚。写作，使我更好地生活着，用平静温情的目光去注视这个世界，表现着一种内心的风度。我希望我的文本是温暖的，清澈的，彰显着生活的擦痕。生命的质量，比写作本身更为重要。

我的母亲，生前像土地一样沉默。在整理书稿的时候，我听父亲谈起，我的母亲曾经是有名的植棉能手，当选过县人大代表。忽然觉得，我的母亲不就是一朵棉花吗？其间，有两次绽放，起初五彩的缤纷，最后一回是暖暖的饱满。我和世界之间，隔着一朵棉花，我通过一朵棉花，去爱着这个世界，体味着世间的温暖。

感谢母亲，她给了我生命。感谢母亲，她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无论我行色匆促，还是步履从容，我想，我拎着的行李可能只有两件：我的梦和我的文字。躺下的时候，我的脸，会侧向母亲生前坐着的地方，在夜来幽梦里和母亲一次次团聚，让母亲活在我的呼吸里。

更多的时候，我愿意，安静地坐下来，倾听来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纪录、叙述、展示生活的本真。一生的疼痛只有一次。一番遭际之后，我会更加珍重文字珍重生活。

是的，唯有写作，让我更真实地纪录生活，留驻生活的瞬间，完成我和心灵的对话，和母亲的相见。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是为序。

新 彩色照片，彩色

新 彩色照片，彩色

新 彩色照片，彩色

新 彩色照片，彩色

新 彩色照片，彩色



目 录

第一辑：乡恋篇（风自故乡来）

老锅·····	2
家园守望者·····	6
土地上的事物·····	10
年味二题·····	15
故园,故园·····	18
繁花·····	22
乡村记忆·····	25
乡音三景·····	29
乡村教师的风景·····	33
她和她·····	38
记忆,关于一所乡村中学·····	41
蛙声的道路·····	46

第二辑：诗心篇（入竹万竿斜）

宛转或者灿烂·····	50
在陆为菊,在水为莲·····	53
书法写意四题·····	56
倾听·····	60
对女诗人说喜欢·····	64
色彩·····	68
追寻遥远的美丽·····	72
死者如生·····	76
古典的漫步·····	81
在大地上行走·····	84
大地诗意·····	87
说文解字·····	91

第三辑：亲情篇（池塘青欲遍）

婚姻的模样·····	98
------------	----

母亲病了·····	101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	105
月亮在天上·····	108
低语·····	111
人间牵挂·····	115
和北京有关·····	119
这一天我满三十六岁·····	123
梅花落，芳香在·····	125
鞋垫·····	128
生活现场·····	131
一捧纸钱·····	137
第四辑：意兴篇（流淌出疏桐）	
我这样歌唱·····	144
汶河·青山山·渊清堂·····	148
印象城市·····	157
一个文学爱好者的高密·····	163
聊斋故里书生梦·····	168
风景·····	171
解词·····	175
住在博客里·····	179
为嫌诗少幽燕气·····	181
写意城市·····	185
玩味时尚·····	188
素描：红盖头·····	191
跋	
“在卷心菜里住下来的书稿”·····	刘荒田194
兴趣不由自主·····	谭延桐197
儒雅且又阳刚的气质·····	陈洪金202
我看刘学刚的散文·····	杨献平205
炊烟覆盖我们的家园·····	江少宾208
穿行在时光夹缝里的白衣书生·····	乔洪涛212

第一辑：

乡恋篇，风自故乡来





老 锅

老 锅

一口老锅，是故乡阅历深厚的眼睛。灶台熏染成锅底一样的颜色，它依然黑亮如初。

父亲常常说，一口锅，一只脚踏进去，拿东西敲打锅沿，那脚底麻麻的，便是好锅。现在想来，老锅莫非是故乡的根？锅在灶台上一蹲，整个村庄便不再迁徙而从此敦实沉稳。

锅的肚量很大，锅是见过大世面的。在锅眼里，你不过是一粒谷子。传说锅早年热血沸腾气可吞天，就在他飘飘欲仙之时，突然被抛进一个冰冷的模具里，极像一脸喜气的乡亲，准备迎娶小麦做新娘时，却迎来了一场连阴雨。大喜大悲过，大热大冷着，一口老锅的经历，肯定会让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吃惊。所以，再冰冷的年月，往锅里一煮，就化开了；再生硬的日子，往锅里一放，就绵软了。在岁月中游走的一口锅，看起来更像一个下荷锄归的庄稼汉，脸色黝黑黝黑的，宽阔的肩膀能扛起一座大山。

我们是一些空空的粗瓷碗，除了一次次让锅底朝天，我们不知道还干了啥事。我们用胃消化掉青青的菜白白的馍，却用心理解不了一口老锅。如同吵着闹着上山看桃花的孩子，缤纷抢了眼，馨香夺了魄，谁会驻足过冬的铁褐色枝条？然而，锅并不在乎这些。即使遭遇冷落，只要锅底一把火，锅上一块肥肉片，便褪尽铁锈焕发了青春。说来就这么简单，锅最怕清闲，烟熏火燎着，最持久耐用。“闲着，能

闲出一身的病来！”年事已高极少稼穡的父亲昨天还这样说过。

一处宅子，可以没有五禽六畜，可以没有五颜六色，但不能没有一口锅。有口锅往灶上一放，生活就开始了。锅底的灰烬越积越厚，屋顶的炊烟越飘越高。在灰烬和炊烟之间，一口锅用它的博大和深沉，直观地表达着生活的圆满。毁掉宅子的办法只有一个，当掀去老锅的时候，灶台像深深塌陷下去的眼窝，没了精气神的宅子一夜变老，说不定哪一阵风就能把它带走。在故乡，浓烟，不叫做烟，而叫温暖；热气，便也不是气体，是魂魄。

我偏执地断定，无上美味在民间。故乡的黄昏是静谧的，一声悠长的牛哞，使时光变得更加飘忽而缓慢。锅如佛，端坐在火的莲花之上，灶里飞出几颗火星，溅成西天的霞光。院里的鸡们总是那么不紧不慢地刨食，石磨下敞着的巢口，是深情的眼睛。站在屋檐下的镰刀，手搭凉棚，眺望田野，镰把平滑细致，被汗珠打磨得均衡合手，那种形状叫完美。乡村此时独有的气息，任谁闻过一回也忘不了。刺鼻的牛粪和呛眼的灶烟相纠缠，干草的味道和热炕上的馊臭相交织。井里新汲的水，无色也无味，倒在锅里一烧，就有了一丝丝甘甜。这种气息不可言传，它是酵母，揉和着每一个贫瘠的日子，放在锅里一蒸，便是饱满灿烂的白面馍馍。这白馍，嚼在口里，全身没有一处毛孔不熨帖；咽到肚里，就是无边无际的舒坦。

然而，老锅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家园，被种上了茂密的钢筋水泥。柴火垛越来越少，煤气灶越来越多。高压锅电饭煲们很是矫情，它们志得意满的神态，让我们一天天失去味觉，我们早年骨子里沉淀的铁质，说不定哪天就和臭汗一起挥发得一千二净。

一口老锅，早晨煮热一轮太阳，晚上烧开一瓢瓢月光。熬冬为夏，蒸春为秋，一口遍尝世间炎凉的老锅，是我们一生的念想和依靠。

是谁在家园守望



“是母亲，给了我们安乐窝，用柔弱的臂膀遮风挡雨；而父亲，正奋力将这窝移到向阳的坡上。”是一位编辑朋友说过的话，一直记得。《老锅》是写父亲的，采用的是象征手法。

写作就是精神还乡，就是让灵魂飞回故土。我像一个迷失多年的孩子，凭借草帽、草垛、老屋、咸菜瓮这些指向标，寻找着最初的栖息地。且行且吟，像乡村的马路歌者，我把我的这些文章称为“故乡的消息”。这是我内心的一个契机，它缓缓打开了我的陈述。写作《老锅》源于一次不经意的回乡。我从我的城市来，一个人的城市；我父母和女儿在妻子的乡镇医院。过道墙壁上的字迹早已模糊，像一些过去的人和事，天井的地面呈暗绿呈灰黄，草的动作很张扬，看上去像极了都市里拉直板的长发美眉，蛛丝从墙角开始网罗飞虫。老屋老了，因为冷落，因为没有烟火没有人气。想起父亲的话，屋闲着，不如让别人来住。锅盖帘已经发潮发霉，下面是一口锈迹斑斑的老锅。我的思绪在黯淡和潮湿的岁月内部滑行，渐行渐快，形成一条河流。沉浸在这种氛围之中，那种感觉是敏锐的。“找到故乡就是胜利，而没有一件事能比皈依精神的家园更幸福了”（叶赛宁），习作的原题是“锅在民间”，当时感觉，锅就在灶台上，后来接受《特区文学》总编宫瑞华先生的建议，题目改为“老锅”，多了一些苍凉和厚重。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老锅》发表以后得到了较好的反响。有的读者读出了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对传统文化的追寻。有的读者觉得一口锅蕴藏了千般滋味，乡村生活并不只有温馨、澹定。有的读者认为文中的老锅担当起的是“生活的基本”这个意象，可以读作是故乡，也可以读作是其他。其实，我写作《老锅》是在回到小城以后，这是我的创作习惯，有些东西还是需要沉一段时间的。

小城。一个夏日的黄昏。我把汽笛听成了牛哞犬吠，把高楼读成了高粱玉米。挥也挥不去的背景音乐。此时，故乡离我很远，又仿佛

很近。刺鼻的牛粪和呛眼的灶烟，干草的味道和热炕上的馊臭很容易地找到了我的身体，感官被故乡的气息刺激着，我的思维也鲜活了。“一口老锅，是故乡阅历深厚的眼睛。灶台熏染成锅底一样的颜色，它依然黑亮如初。”当我写下这个句子时，我知道我在“力图寻找老锅背后可能的信息”（引自阿贝尔评语）。我看到老屋屋顶的炊烟了：“草垛醒了，灶膛亮了，炊烟高了，太阳红了。多么朴素清新的早晨。多么宁静温馨的日子。”（习作《草垛》）一根炊烟一根主线，站在了云的上面。顺着这条线索，我看到了灰烬和炊烟之间一口锅的直观、博大和深沉。它很像我沉默寡言的父亲。在叙述中，我极力模糊二者之间的界限，追步着《白杨礼赞》的笔法。同时，我醉心于一种沉静舒缓的氛围，就像木秀于林风起于山石，我的老锅扎根在这里，“故乡的黄昏是静谧的，一声悠长的牛哞，使时光变得更加飘忽而缓慢。锅如佛，端坐在火的莲花之上，灶里飞出几颗火星，溅成西天的霞光”，老锅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在虚实相映之下，我竭力摹写故乡风景的浑成之美，它们相与为一不可分离，包括院里总是不紧不慢刨食的鸡们，包括屋檐下手搭凉棚眺望田野的镰刀。有老锅的日子才是充实和耐嚼的日子，飘着炊烟的地方方能让人五里一回望。对老锅的追忆与向往，是现代城市移民的心理向度。

有对乡村特有的宁静，也该有对喧嚣的独特免疫吧。但是，城市的嘈杂还是让我清醒了，我的女儿将生活在煤气灶高压锅周围，于是有了最后的一些文字，公式化的，就像国产电影的结尾。只能这样了。甚至中学时代蹒跚学诗的痕迹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我的文字中，浓郁了我的抒情意蕴，也使语言还沉溺于过去的口吻。不是乡音，乡音是打在记忆里的一块补丁。只好这样了。

你祈望做一个家园的叙述者。你懂得老锅常用常新的缘由。但是，城市的油烟机使你衣冠楚楚，你强烈的怀念与陈述，最终是没让自己在那片天空下消失。于是，文章便有了一点稍稍明亮的色彩。

家园守望者

草 垛

草垛是村庄的太阳。每每回老家，一看见守望在村头的草垛，心就暖了。

草垛敦实而沉稳，站在场院里一声不吭，和村庄的男人一样真实，寒冷硬是不敢进村。草垛的妻子苗条而飘逸，她的名字叫炊烟。如果谁家的烟囱几天不冒烟了，冷冷清清的，一准是这家的草垛顶不起大梁。外面的草垛越高大粗壮，家里的炊烟越丰腴秀颀。有了草垛，灶也底气十足锅也大腹便便。草垛和炊烟的小日子过得挺红火的，家里的饭菜香喷喷，地里的玉米黄灿灿。草垛，是庄户人家生活殷实的标志。

外村姑娘来相亲时，媒人老远就指着那威武的草垛给姑娘看：小伙子，是个好把势！庄户人的意识里有这么一个推理：你垛不了草垛，肯定干不利索农活；你干不利索农活，还不是让老婆孩子跟着挨饿。所以，麦子脱粒之后，垛草垛成了村里最隆重的表演。该流的汗流了，该收的麦收了，垛出的草垛实际上是三夏会战一个圆满的句号。一身轻松的麦秸们通过一柄杈团结起来，这个过程多么令人陶醉。

似乎所有的喧嚣都被草垛的博大所包容，场院复归于沉寂。孩子们进了福围进了城市，无边无际的寂寞便留给了草垛。农村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忙活大半辈子，儿子住上大屋娶了媳妇，自己不中用了却闹着分家，说什么老了，就图个清闲。在场院里，沸腾热闹的团聚，

是有了麦粒；清静绵长的日子，是草垛的。秋雨中，戴上苇笠的草垛目光祥和；冬雪里，披着棉衣的草垛神情平静。炊烟在后面怯怯地喊他呢！是在倾听麦苗返青的脚步吗？是在翘首春燕北飞的翅影吗？草垛的心事，最清楚的莫过于黄土地了。黄土沉默着，一如站在上面的草垛。

草垛醒了，灶膛亮了，炊烟高了，太阳红了。多么朴素清新的早晨。多么宁静温馨的日子。站在村头的草垛，站成了一个村庄的封面。草垛身后，生动着一篇拙朴富庶的家园。一根炊烟一根主线，站在了云的上空。

咸菜瓮

有家的时候，就有了咸菜瓮，咸菜瓮和三间土屋是故乡同时结出的两个果子。在青菜奇缺的冬天里，我们和咸菜瓮唇齿相依，是咸菜瓮支撑起老屋的笑声。庄户人的日子是清淡的，咸菜瓮把它腌得有滋有味。

咸菜瓮无根，却比任何植物扎根更深。外地的风来过小院几回，想动员它外出打工，咸菜瓮纹丝不动，风叹息一声，绕着它转了几圈，带走了一些轻浮的薄膜。有一次，我晾在铁条上的褂子不见了，全家人都以为它跟风出走了，不料在咸菜瓮身边发现了它。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它蹲在那里。咸菜瓮，是小院永远的守望者。家有咸菜瓮，心里塌实。母亲怀我时，就大口吃咸菜，大碗喝水，咸咸的水领我来到了这个小院。

一日三餐，咸菜瓮变戏法似的，总能变出不同的花色品种。两块咸菜头，一壶热烧酒，父亲的脸就大红大紫地炫耀，如秋后的高粱晒米。我一年比一年高大，它一年又一年付出。我是咸菜瓮养大的孩子，我身上流出的汗水都是咸的。

为了给咸菜瓮减负，我家又添了几口小缸，很专业，有鲜蒜系，



有香椿系，真正兼容并蓄博大精深还数咸菜瓮。每年夏秋时节，我们把吃不了的青菜和吃剩的菜根菜头放心地交它保管。青椒对白菜头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白菜头中标后已经有了一股辣味；茼蒿根对萝卜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萝卜成名后已经有了一丝香气。

我有些纳闷，咸菜瓮用了什么办法，使菜们消除了年龄界限跨越了语言障碍，而不分地籍不分信仰地进行交流？我常常掀开盖帘偷看，菜们神宁气平，大姜贴近咸疙瘩，豆角稳住鲜黄瓜，菜们的沟通是这样地悄无声息。一把年纪的咸菜瓮营造出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在咸菜瓮的故事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王子和乞丐都叫咸菜。所以，从里面培养出来的咸菜个个表里如一，心地纯正。

有了咸菜瓮，才算安了家。有了咸菜瓮，清淡的日子不再有。把三间土屋放进去，会从里面跑出大瓦房吗？咸菜瓮开口笑了。

耙

一个炎炎夏日，在课堂上讲解汉字构造时，我写了一个大大的“耙”字。我说乍一看，这是一种齿状的农具在和土地絮语。学生一脸的好奇。不，我不是在描绘一件出土文物。它，是我少年生活的一部分。

留在记忆里的是那种钉齿耙。孩子帮牲口，大人站在耙上，对着牛屁股重复着简单的口令。这是集聚了人的智慧、牛的力量、机械的性能而完成的一种对土地的创作。远远望去，那情形如荡舟碧波，是田园风光最美的一幅插图。

“三夏不如一秋长”。掰玉米前，耙就在角落里喊父亲。父亲调理耙的姿势虔诚而执著，少一根耙齿也不行啊，人少一个门牙嚼东西不烂。收获后的土地有些激动，隆起厚实的肌肉。这时，耙帮它们理理头绪，平心静气，打好下一季的谱。耙齿把大土块嚼碎留给小麦，仿佛一位母亲嚼烂食物喂给不满周岁的孩子。